

暑热难耐。如果不是受邀做特邀嘉宾,我估计今年的上海书展是不会去了。既然受邀参加,我索性提前赴约,晚上七点半的活动场次,下午四点多就喊了出租车赶赴书展,原因很简单,想抽时间去看看有什么书可买。

我买书,是年年买、月月买,好像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朋友好久不见,遇见第一句话可能就是问我还像以前那样买书吗?我会笑笑说还买。作学术研究,书是必须买的;没有书怎么写文章?但所买的书不都是专业书,还有一类是提振学术兴趣的。这类书不是属于闲书,我未置可否,因为对一些人而言是闲书,但其实是很专业的。譬如,我要说的这次上海书展上买到的几本我喜欢的书。

第一本书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图册《无尽藏》,这是配合南京博物院特展《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而出版的,据说特展一票难求。我很想去南京观展,但一听索票如此困难,不敢贸然赴南京观展。没想到进了上海书展,第一个遇见的竟然是这次特展的画册,真正是喜从天降,我可以买下图册带回家慢慢品鉴。

这样的好事在进书展的第一时间就遇到,我想今天大概还会有好事落到头上。买了画册,一旁的展台管理员告诉我,这是刚刚从南京调配过来参展的,共300本,限时限量打59折出售。我是第一位买这画册的,为此她送了我一只布袋,可以装精美的画册。这书实在便宜,打完折,二百多元。

扫了一眼一边展位上放着的几本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几种,其中一本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日本学者城山智子写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我买下这本书,因为最近想写一篇论茅盾先生长篇小说《子夜》的文章,《子夜》的背景正好是这一时期。对照日本学者的论述,再来看看茅盾先生的文学描写,应该比较有意思。书展中央大厅靠东一侧大都是江苏省的展柜,西边一侧是国家出版机构的展柜。人流自北向南,熙熙攘攘,要从东往西横穿,困难比较大,索性顺着人流朝前走,没几分钟就走到江苏高校出版集团的展柜。最吸引我的,是东南大学出版社的一套大开本精装六本的《中国青花瓷纹饰图典》,著名瓷器鉴赏专家耿文

昌先生题签,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编,应该是一套好书。但厚厚的六大本实在有点重,我挑了《山水卷》和《花鸟卷》两本去结账,没想到打两折,这么好的书,如果不把它们全买回去,实在有点对不起编者和出版社,我再回过头去,拿了一整套套下,请收书员捆扎好,拎着沉重的一大包书,朝二楼上海出版社的展厅走去。

上海展厅有一些书让我心动。经过上海古籍出版社展柜时,见到《王水照先生访谈录》以及《吕尧臣紫砂壶作品集》,均四折出售。水照先生的书,我早已买过而且认真读过,今天见到打折优惠,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的那些研究生,应该买这本书看看,对自己治学作研究一定有帮助。那本紫砂壶图集是当代宜兴紫砂艺人的作品,很厚,但家里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图册,也就作罢了。靠近古籍出版社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展柜,在出售各色各样的图册,有关于漆器的,也有关于顾绣的,还有关于砚台、缂丝的,有些是配合博物馆特展的,有些是专门的研讨会论文集,这些书吸引了我的注意,有点难以割舍。其中上海博物馆编的《青出于蓝——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和《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讨人喜欢。前一本书有上博几位瓷器鉴别专家的文章,讲述青花瓷在中国的历史,好看的是所配的一系列瓷器照片,很是养眼。后一本是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结合在一起,有论述也有图片,属于精选,不能不买。此刻,我的手里已经有十本厚重的大开本画册了。硬着头皮再往前走,见到上海三联书店的展柜,所有书一律六八折,其中《刘再复悟读红楼梦》一套五种,装帧漂亮,很想买,但忽然记起前年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曾将她父亲再复先生在香港出版的一些书寄予我,也就不再买了。

从进书展到二楼上海版图书展厅,虽然只是经过了江苏、上海两个图书展厅,但我手里已经有六七个装了书的袋子,以及两大捆书了,挤在人群中,身上汗水淋漓。一想到等会儿做嘉宾,大包小包登场,有点不太雅观,所以,赶紧灭了继续买书的念头,来到一处熟悉的出版社柜台,见有熟人,便将买来的书全部托付他们带回。做完了这一切,才感到一丝轻松,朝着活动区走去,继续扮演书展嘉宾的角色去了。

《你们去荒野》是赵松的新短篇小说集,一部与“荒野、机器人、城市中的陌生人”相关的故事集。书中人物多处在无欲无求的飘浮状态,事来则应,事去便休。然而,小说总在微妙之处祭出一颗生活的核弹,让人有机会面对看似虚无的人世,在荒凉中发掘出开阔而来的生机。那些生活在人群之中,却犹如跋涉于荒野的男女,一如你我。

而今出版业发达得很,出本著作远非我们当年那般不敢奢望。每年,有一阵几乎每月,我都会收到几册认识不认识的友人大著,受赠多了便不免成一种负累。礼尚往来,有来该往,可我哪有这许多著述去“往”呢。拙著本来就寥寥几种,每种出版社给的样书又都有限,不得已自购一些,所购总跟不上所“往”,是一困惑。

另一困惑,有些所“往”对象,非长非幼,不亲不疏,书写抬头当如何称呼?我们是礼仪之邦,抬头下谦词倒备了不少的:教正、指正、斧正、呈正、雅正、晒正、存正、正之等,此正那正,还有清览等,不一而足,各书其所。选取哪个“正”相宜、得体,有时也略费犹疑。

困惑和犹疑之外,趣事也有。给一位文化部门的老邻居题赠拙著,他幼时,父亲是位中学校长,已与我多年交集,我便称校长儿子“世兄”,他来信惶恐再三。我只得解释,此是传统习俗,凡同辈交往的后人,可这般尊称的。兄的含义并非专指平辈,“称兄道弟”即是。我送学生书,有几位的抬头也写作某

某兄,他们都同样惶恐,犹如我起初受赠业师大著时有过的。其实这是我国的文化习俗,鲁迅称还不是恋人的学生,不就是“广平兄”么。前些天我赴京参加纪念林徽因的活动,特抽空看望九十三岁的谢冕老师,临辞别,谢老师又题赠一册新著《以诗为梦》,一如往日,仍请“兄指正”。当然,即使业师们如此讲礼

数,我万不敢忘乎所以,每有拙著呈上,抬头依旧是“吾师”,落款为“学生敬奉”。不似一位年轻我许多的同事,受我一回“兄”的抬头,也渐渐与我称兄道弟起来。即使很有成绩的学者,于这方面有时也会疏忽。某位才华横溢的评论家送我评论集,大笔一挥:“请陈老师批评”。我捧着稍不是滋味。送我的吗?是的,我姓陈。书若离我,谁知道是送我的呢,中国的陈老师何止千万。与疏忽无关的是,老作家萧乾

7月10日中午,王圣思老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今接夏志厚病逝噩耗,他女儿写道:家父夏志厚因患心脏衰竭,不幸于2024年6月29日去世,享年74周岁。根据其遗嘱丧事从简。特此泣告。

夏志厚是我们大学三四年级时的辅导员。记忆中他一直就是三四十岁、谦谦君子的样子,怎么一下子就就成了七十多岁的老人。想想自己的年龄,老师怎么会不老呢。夏志厚从安徽考到华师大,本来是要留校的,结果毕业时被错分配回了安徽,他也不抱怨,自己重新考回华师大,成为钱谷融先生的弟子,再次毕业,留校任教。他总是笔直地背着一只淡绿色的帆布书包。他谨严,甚至是小心,经常跟我们讲的一句话是“凡事不要过杠杠”,读书和生活一样,都有底线。

我去他河西的寝室大概也就一两次,可能因为夏天的缘故,他每回都是坐在寝室门口,因为人高,坐在小板凳上几乎就像坐在地上,在一张普通的四方凳上看书做笔记写文章。我们传阅过他发表的文章,可能就一次,《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组“夏志厚评论小辑”。

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我想写《再论“文学是人学”》。倪文尖说,你应该去跟夏老师聊聊,他既是我们辅导员,又是钱先生弟子,更主要在于他肯定会给出具体的意见建议,而不会推脱或者敷衍。于是,我倒是也满怀信心去了,刚报了题目,还不等我展开陈述,夏老师以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说:你不要写这个题目。我说,我想接着钱先生的题目往下写,加入新时期文学的内容,

来补充完善这一论题。夏老师说,以你现在的学养写不了这题目。我说,那谁不是写了“文学是人学”新论”吗。夏老师接下来的这句话,我确实是记了一辈子,也成为我日后经常告诫自己的一条“杠杠”:你没那才气。

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去芝加哥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当编辑了。他写信问我,能否帮他找一家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厄普代克的《兔子三部曲》。我刚好买了内地新出的《兔子,跑吧》,于是提醒他国内已经有了译本。他说,正因为在他

## 追怀夏志厚老师

王为松

看来这个译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他才想到应该给国内的读者一个准确的厄普代克。

他来上海后,我带他见了一位资深的外国文学编审,也是翻译家,我还记得当时老编辑婉拒的理由是,《兔子三部曲》中有不少露骨的描述,如果删去就很难体现作家的风格,但是保留不删,目前很难出版。从出版社出来,走在宽大的弄堂里,夏老师不说话,我也找不出话题,两个人颇有点尴尬地走到延安路的弄堂口。夏老师说,好吧,就这样,谢谢你陪我一下午。我说,我会再问问其他出版社。他说,不用麻烦了。

就此别过,我再也没有见过夏志厚老师,也没再有联系。夏志厚去世后,学姐王晓丹在文章里说,当时她们女生圈子里觉得“夏志厚很有高仓健的气质,高冷沉默的硬汉

气质”,并说他那“欲言又止的神态的确很迷人”。王晓丹说,“多年后,我在芝加哥遇到夏志厚,问他是否知道Y师姐早年对他的迷恋,他幽默一笑:知道,也只能不知道……”问及他的个人生活,他说还是一个人。

据说,他是芝加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唯一的中文编辑,十七年如一日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从来没有走近咖啡机一步,也从来没有靠近临近芝加哥的大窗一步,新来的编辑跟他合作都会出一身汗,因为他会在下班前把你校服上的错字全部一一圈出,“夏老师的面孔阴沉下来,是不太讨人喜欢的”。即便是假日里带着同学去唐人街吃饭,他也是一个人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像是要甩开众人,等坐下吃饭时,他沉默着,偶尔浅浅一笑,看着大家欢声笑语。

典型的夏志厚说话行事的风格,话不多,直截了当,他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不打算与你讨论下去,但也绝不是逼迫你,他也不介意你不听他的意见。

当年他那句简单粗暴的“你没那才气”,让我一直觉得他对我的印象不好。但也正是因为这句断语,才使我后来说话做事常怀敬畏之心,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勉力走到今天。一言一行,我总觉得背后有一双夏老师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面对入学四十周年的我们,我希望那张“多思和隐忍”的脸上能有一丝哪怕一掠而过的微笑。

## 登万重山

(外一首)

邓名  
天蓝碧海游云远,  
雪采柔波情愫张。  
万壑绵亘层叠境,  
银球静绽和尘光。  
凉风习习身轻快,  
暖谷盈盈诗兴长。  
信步峰巅观绿野,  
仙踪佛影入苍茫。

注:万重山景区在贵州黔西南州册亨县境内,是国家4A级景区。景区万峰绵延,天高云奇,凉风透爽,阴阳相生,奇正相长,绿野仙踪,实为人间清凉胜景。

游窑湖小镇  
茗岭窑湖山水间,  
江南风景挂窗前。  
茶竹韵飘香新象,  
紫气东来洗碧泉。  
青瓦白墙安业立,  
砂壶楼阁淡香延。  
放歌天地揽清影,  
绿海扁舟戏露眠。

注:窑湖小镇位于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



## 开阔生机

七七

给你 (木刻) 赵宗彪

给你 (木刻) 赵宗彪

给你 (木刻) 赵宗彪

给你 (木刻) 赵宗彪



给你 (木刻) 赵宗彪

题赠他成名作《篱下集》影印本,题签“小勇同志指正”,翌日即得老人来信,说明:“昨天送书,似乎把您的名字写成‘小勇’请原谅。人一老,脑筋就不济事了,奈何!”此信夹入《篱下集》,以证小勇即鄙人。后来《萧乾全集》出版,征收了老人致我二十余通信札,竟忘了应征这一封,失收于全集,遗憾之至。无独有偶,黄宗英老人晚年送我《平安家书》,抬头“贤弟”也是涂改过的,原先写成“贤妹”。萧乾之错有迹可循,学勇与小勇,音似而笔误。贤弟贤妹,可就天地悬隔了,何以至此,引人遐想。

十目谈  
签名本的故事  
责编:郭影

吴值得一记的是,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的题签。吴先生出差江苏,途中晤我,赠《吴良镛学术文化随笔》。题签完毕,他总觉得欠一道理程序。猛想起身边未戴名章,借一支红圆珠笔,签名下面画了一个篆字“吴”,一丝不苟中,透出文人雅趣。

“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帷。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这是宋代诗人翁森《四时读书乐》中关于盛夏读书之乐的一首诗。此诗用来形容我当下的读书境况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我手上正在捧读一本引人入胜的好书,全然忘记了天气的炎热,这本书就是沪上作家郑自华先生的散文随笔集《上海·印象》。

我和郑自华因书结缘,是一见如故的忘年交。知道他是名副其实的“老上海”,已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0多年,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原住民,他笔下的零拷酒、糖精片、老虎灶、黄鱼车,家长里短点滴真情,街头巷尾片羽蕴华章,分明在向我们讲述一段生机勃勃、充满人情味的上海往事。

《上海·印象》收录103篇文章,分为四辑,“家里家外”写的是普通市民家庭衣食住行的变化;“书里书外”反映读书人的喜怒哀乐;“店里店外”记述作者在烟糖公司工作岗位上发生的趣事趣闻;“戏里戏外”则是作者看电影的感悟以及参加影评组的经历。书中所写的申城往事,很多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文章标题中往往都有一个“我”字,比如《我和国际饭店的故事》《我和沪东电影院的不解之缘》等,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自参与,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可以看出,郑自华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从会岗位打算盘十指如飞,到考进电大勤学习业余充电,从站柜台反复琢磨生意经,到旧书店买书淘书读名著,无一不是如此。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做自己喜欢的事,能让自己浸润于欢乐之中,保持美好的心情。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有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因为你得到直接的好处,这是物质上、生理上的快乐;第二种快乐,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事情而感到快乐,这是道德上的快乐;第三种快乐,是既没有得到好处,也不涉及道德,比如你半夜听到风吹着落叶掉下来,感到舒服,感到说不出来的的一种心灵上的快乐。在我看来,品味郑自华的文章,经常能够体会到这三种快乐。《温情三分钟》流淌着母子孝的浓浓亲情;《读书往事》记录着如饥似渴的阅读激情;《日夜商店故事多》没有上夜班的抱怨,有的只是自然而然的奉献和担当。这些蕴藏真情的人和事,皆与名利无关,更没有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只是诉说着人世间的真善美,不仅映射着这座城市的性格和符号,更是承载着市民文化的永恒记忆。

保存葡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葡萄酿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法是把岁月写成诗、作成画。读罢全书我深深感到,郑自华就是这样一位对生活有耐心的酿酒师,在平凡的日子里默默酿造一壶醇香洋溢的美酒,他也是一位充满情怀的绘画师,《上海·印象》就是他呈献给家乡上海的一幅精彩画作。

## 申城往事,岁月情深

周洋